专 题

俄罗斯对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评价

[俄]弗拉基米尔·波尔加科夫（В.Я.Портяков）

内容提要：本文概述了当前俄罗斯决策者和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对于美国重返亚太的原因、形式和影响，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中国外交等问题的不同看法。俄罗斯官方认为，美国“重返”亚太很大程度上针对中国，引起俄罗斯的关切。俄罗斯学界认为，美国“重返”亚太是为了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制衡中国，并将对中日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南海争端、两岸关系等问题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地区问题复杂化，对俄罗斯的利益产生损害。

关键词：美国外交 俄罗斯外交 亚太安全

2009年中，奥巴马政府宣布美国“重返”亚洲（更确切地说是亚太地区）时，最初未在俄罗斯引起很大关注。对莫斯科更有意义的是华盛顿外交政策中有关俄美关系的其他方面。“重启”或改善俄美关系的希望首先维系于推进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1] 其次是美国放弃小布什政府制订的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最后是美国停止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等前苏联东欧国家拉进北约的计划。不难发现，俄美双边关系中上述这些优先方向属于世界地缘政治中的欧洲方向，更广义上属于欧洲—大西洋方向。

2010年朝鲜半岛局势由于韩国“天安舰事件”和朝鲜人炮击韩国控制下的延

[俄]弗拉基米尔·波尔加科夫（В.Я.Портяков）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

1 美国与俄罗斯1991年签署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又称《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I）于2009年12月5日失效，续约谈判的帷幕于2009年4月拉开，正式谈判5月19日也在日内瓦开始，当时两国代表的目标是争取在年内签署新条约。但由于双方关系起伏不定，条约谈判进程屡遭中断，近年俄美重启磋商，经过几年的艰难谈判，双方于2011年初签订了新一轮《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译者注

坪岛而恶化，这也可以被视为是莫斯科更加关注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个主要动因。此外，业已开始的2012年9月符拉迪沃斯托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的筹备使俄罗斯把加速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的实现视为当务之急，并使俄罗斯更积极地融入亚太地区的经济生活乃至一体化进程中。

从2011年至2012年初，俄罗斯对亚太事务的关注度更强了。美国“重返”该地区开始具有公开制衡“中国崛起”的性质，中国按年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位。为遏制中国，华盛顿在亚太地区恢复和加强与老盟友的关系，确立新的盟友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俄罗斯的利益。同时，部分俄罗斯人对最近三年来中国针对邻国的强硬政策心有余悸。在俄罗斯大选前的政治气氛下，俄罗斯高层政治家们认为应明确地就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定位问题表态，包括评估当今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

为遏制中国，华盛顿在亚太地区恢复和加强与老盟友的关系，确立新的盟友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俄罗斯的利益。

鉴于此，2012年3月4日当选为俄罗斯下一个六年任期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自己的文章中对此表示出更多关注。在《成为强者：保障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一文中，普京指出，“必须在加强国家空—天防御体系方面迈出坚定步伐，”他解释说，“是美国和北约在部署反导系统问题上的政策迫使我们采取这个行动。”众所周知，俄方关于与欧洲国家共同组建反导体系的建议被拒绝了，而美国又不肯书面确认正在组建的欧洲反导防御系统不针对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把在欧洲（现指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美国的反导系统视为是对“平等安全”原则的破坏。正如俄国防部副部长安纳多利·安东诺夫在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的采访时指出的那样：“美国全球反导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其他地区也具有针对俄罗斯的潜力。以前人们对此谈及不多，因为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欧洲，把反导系统的欧洲部分同阿拉斯加以及亚太地区的反导防御设施整合在一起，将提高美国的反导防御综合能力。”[1]

普京认为，总体而言，俄罗斯面临的任务是：“在遏制战略框架内和充足防御的水平上发展军事潜力。”为此，他把真正意义上的“远洋”海军的复兴，首先是在北方和远东地区的海军力量的复兴，当作最重要的任务方向之一。[2]

在解释核遏制学说的现实迫切性时，安纳多利·安东诺夫指出：“显然，没有核武器的生活是美好的。但走向无核世界应当循序渐进，并需要一些条件。”[3]

在论述俄联邦对外政策的现状和前景的《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一文中，普京特别提到了亚太地区在世界事务中作用的提升，并阐述了对俄中关系的

1《我国周边的复杂局势——国防部副部长谈俄联邦的安全威胁》，莫斯科，《生意人》报，2012年2月6日。

2《俄罗斯报》，2012年2月20日。

3《生意人》报，2012年2月6日。

看法。他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不会授人以其试图主导世界的话柄。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确实越来越自信，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因为中国在建立平等的国际秩序方面与我们所持的观点一致”。[1] 在承认双边关系中“这样或那样的小摩擦依然存在”的同时，普京指出“当前建立的中俄关系模式拥有广阔的前景”。普京还强调了“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和成功的俄罗斯”等观点。

普京还强调了“俄罗斯需要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中国，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大和成功的俄罗斯”。

普京指出，俄罗斯和美国的伙伴关系是“不稳定的”，其责任主要在美方。同时他又表示，“在俄美关系上我们愿意同美国发展更加长远的关系，取得更具实质性的突破，但是条件是美国方面必须要切实遵守平等与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原则”。[2]

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在对普京这篇关于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文章进行评论时，提出了下列看法：一是俄罗斯对西方感到失望，普京对美国极不信任；二是俄罗斯开始更加关注中国和整个亚洲，当然，这里也有对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考虑。[3]

早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确认并详细解释了俄罗斯日益重视亚洲的观点。拉夫罗夫认为，这种关注的增加不是迫于现实政治形势，而是为了逐步实现“提升我国在亚太地区地位的战略方针”，包括把俄罗斯，首先是把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同亚太地区的一体化有效融合。

关于亚太地区正在进行的“中美之间为控制太平洋的竞争”，谢尔盖·拉夫罗夫阐述了俄罗斯的立场。他认为，国际社会对该地区的日益关注是合理的，但不能让这一进程“走上激烈竞争甚至对抗的道路”。[4]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俄罗斯和中国关于全面深化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0年9月）中所阐述的，由俄中两国共同提出了“关于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和平等的安全合作架构’的倡议”，这对于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和安全是重要的思想性贡献。在《联合声明》里俄中两国呼吁亚太国家在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条件下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这些准则包括：“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明确坚持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明确自己军

1 弗拉基米尔·普京：《俄罗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2012年3月1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http://www.russia.org.cn/chn/2735/31294582.html。——译者注

2 《莫斯科新闻报》，2012年2月27日。

3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世界中的俄罗斯：2012—2018》，载《莫斯科消息报》，2012年2月28日。

4 俄外交部长谢·拉夫罗夫接受采访完全版，《俄罗斯将是亚太地区的稳定因素》，《消息报》，2012年1月27日，http://www.mid.ru/brp_4.nsf/newsline/65BFD5087E327B44257992001F0CAD。

事政策的防御性质；不使用武力和不威胁使用武力”等。[1]

虽然这份俄中声明首先体现的是发展俄中双边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在逻辑，以及俄中在国际舞台上加深协作的愿望，但两国当时对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格外关注可以被视为是对美国“重返”这一地区声明的间接回应。实质上，俄罗斯和中国呼吁美国不要展示力量以免危害地区局势的稳定。谢·拉夫罗夫强调，在亚太地区莫斯科使自己的官方立场更接近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在2012年2月4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言中，他说：“我们不参与任何以遏制我们友好邻邦和战略伙伴——中国为目的的架构。”[2]

实质上，俄罗斯和中国呼吁美国不要展示力量以免危害地区局势的稳定。

与俄罗斯官方相当到位的立场相比，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观点存在很大差异。至今在主要政治学和东方学杂志上发表有大量文章，如《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国际生活》、《远东问题》、《今日亚非》等杂志，还有专门的互联网网站，如《现代俄罗斯政治》（Modern Politics Russia）、《新东方评论》等。从这些学术刊物和网站可以看出俄罗斯政治家和东方学学者们对美国重返亚太不同立场的基本类别。

俄罗斯学者实际上一致承认美国“重返”这一事实，并把它首先解释为是美国为了加强自己已经摇摇欲坠的国际地位和威望。美国采取的办法是重建该地区的传统同盟关系（也许还有新的成员加入进来）。用这种联合的原则对抗快速强大的中国。美国也注意到了亚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增长中的分量，所以希望把自己的亚太政策变成促进美国经济复苏的有效战略工具。

同时，就具体问题而言，学者们的看法之间也存在着差别。谢尔盖·米赫涅维奇倾向于把美国在亚洲的积极行动看作是预防措施。在他看来，亚洲国家将在中国领导下逐渐团结在一起，中国声称有独特的发展观，并把改革现有国际体系作为自己的目标。对美国来说，它不能接受任何一个准备把美国从世界主导地位上推下去的国家如此明显的增强实力。“由此，美国须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3]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则强调部分亚太国家希望在美国帮助下获得某种保障这一现实，这种保障是为了避免由于中国强大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而这一点却被美国利用为实现自身利益服务。在接受《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采访时，卢基扬诺夫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外交宗旨是“加强同那些由于历史或地理原因可能愿意制衡中国的国家的关系，或与之结成新的同盟”。这既有部分传统盟

1《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全面深化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莫斯科，《远东问题》，2010年第6期，第3—10页，本段在第9页。

2 http://www.mid.ru, 2012年2月4日。

3 米赫涅维奇·谢尔盖：《美国在亚太：不惜代价的领导》，http://modernpolitics.ru/2012/01/ssha-v-aziatsko-tikhookeanskom-regione-liderstvo-lyubojj-cenojj。

友，如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日本；也有一些新的国家，如越南。美国还试图把立场摇摆不定的印度也拉入其中。卢基扬诺夫指出，“中国有某种被包围的感觉”[1] 是客观存在的。俄罗斯外交部主办的《国际生活》杂志主编阿尔缅·奥卡涅相同意那种观点，即“很快我们将会看到旧有军事政治集团的加强或新军事政治集团的产生”。他认为，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是组成亚太地区“小北约”的基础，而且这个组织“可以发展成真正的‘亚洲北约’，韩国、菲律宾和泰国也可以加入”。同时，奥卡涅相认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2] 文章之前，美国“没有在亚太地区实现战略目标的行动计划”。[3]

俄罗斯政治学者分析了与美国“重返”亚太有关的问题和可能的后果。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走向、南中国海局势、中日钓鱼岛争端和朝鲜半岛局势等问题上。在这些领域问题的讨论中，最积极的是那些具体问题领域的专家，而不是综合型的政治学者。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维克托·特里丰诺夫大使指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是以继续加强它在该地区军事存在作为补充的。2012年1月6日奥巴马总统在五角大楼发表关于美国新军事战略的演讲。在一定程度上从其他地区收缩军事力量的情况下，美国将战略重心调整为亚太地区。总体可以预计美国在太平洋的政策是加强海军和空军力量；继续部署针对东亚的地区反导防御系统；加强在关岛和冲绳的军事基地；加大对亚太地区美国盟友的军事援助。在西南太平洋建立实质性的新型强大军事综合体。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地区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附属舰只及航空兵力量。这一切活动的实施都明显针对中国和南中国海地区，美国在南海奉行与中国公开对抗的政策。[4]

俄罗斯媒体对美国扩大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表现出积极的关注。作为俄罗斯主流报纸之一的《消息报》和一系列互联网媒体都发表了有关该事件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俄罗斯外交机构“断定这是使亚太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的行动”。[5]

1《美国关注中国》（茹拉夫列夫对卢基扬诺夫的访谈），《俄罗斯之声》2012年2月11日，http://rus.ruvr.ru/radio_broadcast/55813581/65596075.html。

2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http://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3 奥卡涅相·阿尔缅：《美国的太平洋方向——我过来拥抱你》，莫斯科，《国际生活》，2011年12月，第43页。这篇文章名称引用原苏联歌曲的歌词，“我拥抱”的俄文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谐音相近。——作者注 中文可理解为《美国的太平洋方向——我奥巴马来了》。——译者注

4 特里丰诺夫·维克托：《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科学会议上的报告》，2012年1月30日（未公开发表手稿）。

5 亚夫良斯基·伊戈尔：《澳大利亚将获得防卫中国的保护——为2500名海军陆战队提供新基地引发北京的不安和莫斯科的麻烦》，《消息报》，2012年2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学者对“台湾因素”作用的评价存在分歧。维克托·特里丰诺夫认为，“华盛顿不打算放弃在敏感的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奥巴马当局向台湾（地区）大量出售美国最新武器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圣彼得堡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亚娜·列克丘金娜注意到，由于台湾和大陆的接近，美台（地区）关系受到很大的削弱，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和台北间的军事合作被缩简成仅仅出售武器了”。现在“白宫实施台湾政策受制于台湾当局的自我克制”。[1]

由于台湾和大陆的接近，美台（地区）关系受到很大的削弱，这种情况下“华盛顿和台北间的军事合作被缩简成仅仅出售武器了”。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安德烈·达维多夫认为，总体看来，中美关系中的首要问题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军事战略因素。双方处于一个带有竞争性质的全球伙伴模式形成时期。[2] 可能这种情况使当代中美关系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在中国看来也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民众对美好感下降（据皮尤调查中心数据，对美国有好感的受访者从2010年的58%降到2011年中的44%），学术界对美国在亚洲政策的负面评价也占主流。

俄罗斯学者注意到日本和韩国在美国主导之亚太军事同盟中的作用。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日本政治问题专家安纳多利·肖明指出，2011年1月，日韩历史上首次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和《相互军需支援协定》（ACSA）等军事协定，[3] 这证明美国有条件建立旨在对抗中国的三方联盟。[4] 肖明把日本定性为类似“远东的英国”，日本准备成为华盛顿在该地区正在建立的新的军事合作体系中的一环。[5]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朝鲜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热宾把2010年朝鲜半岛局势的恶化完全归咎于美国。他认为，美国和韩国希望“加速朝鲜制度崩溃并建立对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从而把自己的军事机器直接开到中俄边境”。[6] 但大概在2011年中的时候，奥巴马当局意识到，对朝鲜直接进行武力施压的策略是没有前途的。于是美国任命了新的主管朝鲜事务政策的国务卿特别代表和新的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恢复了美朝间的

---

1 沃坚科·爱德华、列克丘金娜·亚娜：《中美间的台湾问题》，莫斯科，《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11年第一期，第118—120页。

2 达维多夫·安德烈：《新阶段的中俄关系：未来是什么？》，《远东问题》，2011年第4期，第100页。

3 2011年1月10日韩日两国防长在韩国首尔举行了会谈，就两国签署情报共享、相互提供军需物资协定等达成了共识。——译者注

4 肖明·安纳多利：《美日韩三方同盟能成为现实吗？》，“新东方评论”网站，http://journal-neo.com/?q=ru/print/4430，2011年2月18日。

5 肖明·安纳多利：《亚太地区：美国不想离开》，http://journal-neo.com/?q=ru/print/11296，2012年3月2日。

6 热宾·亚历山大：《朝鲜半岛：危险的地方》，莫斯科，《远东问题》，2011年第1期，第133页。

接触。[1]

一些俄罗斯学者相当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和东盟成员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亚娜·列克丘金娜认为，这些争端为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创造了有利环境，一方面扩大了与东盟的协作，另一方面抑制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2]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弗拉基米尔·波尔加科夫指出，由于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缺少国际社会的支持，中国开始寻求妥协方案。方案之一是集中捍卫南沙和西沙群岛主权，而在控制海域方面做出让步。[3] 2012年2月29日中国外交部代表证实了该立场，称无论中国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未要求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4]

“美国重返亚洲”，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华盛顿挑起的中美关系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复杂化，毫无疑问，都危及到了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领导人宣布了自己的原则立场。莫斯科认识到必须保持和完善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也不拒绝同美国和整个西方建立和睦的建设性关系。

“美国重返亚洲”，美国在该地区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华盛顿挑起的中美关系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复杂化，毫无疑问，都危及到了俄罗斯的利益。

学术界某些人预测俄罗斯在亚太西部地区局势中的前景时认为，俄罗斯“既面临卷入超级大国冲突的风险”，又面临一种机遇，按中国谋略的说法就是“坐山观虎斗”。[5]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认为，莫斯科应该避免单边倒向北京，为此必须加强同中国邻国的关系，特别是和印度这样一个亚洲第二超级强国协作，以制衡中国。他认为，“莫斯科最好在中国的南海和钓鱼岛等领土争端问题上奉行中立政策”。[6]

但另一种观点流传更广，那就是俄罗斯必须保持和加强全面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政策。俄罗斯外交学院副院长亚历山大·卢金认为，“正由于同中国和其他亚洲伙伴的联系，俄罗斯才处于世界影响力的核心”。中国也需要俄罗斯这个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伙伴。“北京在其复杂的伙伴关系中把俄罗斯看作是平衡同美国

1 热宾·亚历山大：《朝鲜：执行什么路线？》，莫斯科，《远东问题》，2012年第2期，（刊印中）。

2 列克丘金娜·亚娜：《南中国的紧张局势加剧：东南亚、中国和美国的看法》，莫斯科，《远东问题》，2012年第5期，第30—41页，本文见第39页。

3 波尔加科夫·弗拉基米尔：《2009—2011年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特点》，莫斯科，《远东问题》，2012年第2期（刊印中）。

4 http: //russian.people.com.cn/31521/7744555.html.

5 卡布耶夫·亚历山大、别良尼诺夫·基里尔：《美国把中东换成远东——美国逼近俄罗斯亚洲边境》，《生意人》报，2012年3月13日。

6 特列宁·德米特里：《可信的朋友？俄罗斯和中国彼此如何理解对方》，莫斯科，2012年，第64—65页。

和欧洲竞争的伙伴，也看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独立性的保障”。[1]

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季塔连科院士则坚称，俄罗斯和中国“需要彼此作为伙伴，他们的睦邻协作关系是彼此领土完整和主权的相互保障”。[2]

（荆宗杰　译；关贵海、程春华　校）

1 Lukin, Alexander, "Solid Basic for Partnership – 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 Distributed wit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Hong Kong, 29 February, 2012.

2《圆桌会议》，载于《在变化的世界中的变化的中国》，莫斯科，《远东问题杂志》，2011年第1期，第121页。